



我做

女孩。

秦文君 著

世界像个大舞台，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一个角色。
最奇怪的是，每个角色都会有苦恼，
但只要他想微笑，扬起眉毛就能找到快乐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我做

女孩。

秦文君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做女孩 / 秦文君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2. 8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29 - 5

I. ①我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3834 号

我做女孩

WO ZUO NÜHAI

秦文君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90 × 1270 32 开本 10 印张 18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29 - 5

定价: 2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目 录

黑头发妹妹 /

第一章 十三岁那年 / 3

十三岁那年，我老做相同的梦——一口深绿色的深井，我半跪着，很动情地俯照着脸庞，漆黑的头发滑散开，打碎了那无比美丽的宁静。

第二章 堂哥小多 / 12

堂哥小多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了解很多的男孩。他长得英俊，真的，英俊，但他很忧郁。他的忧郁像一个很死的结，谁都打不开。

第三章 那个叫建军的 / 30

我没想到，过去一向蛮不讲理的那个叫建军的，突然变得极有头脑，眼睛深邃、热情。他跟小多阿哥同岁，但完全是另一种人，我很快就崇拜起他来。

第四章 美丽的巧玲 / 44

我还是个女孩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是个男孩。然而，某一天，当我看到巧玲的美丽时，忽然领悟到做个女人也是快乐的，只是，巧玲的快乐太短，而她的故事很长很长……

第五章 宽容，有时是医治错误的良药 / 57

我不知道自己在一生中究竟会出多少偏差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不少人会铸成一念之差的大错或小错。宽容，有时是医治的良药。

第六章 一堂人生课 / 79

有个人在我们身边死了，一连几天，我陷入莫名的恐惧和失望中。终于，我又微笑着对待生活了，这是因为有坚强乐观的人们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。

第七章 生活，值得永远去认识 / 109

我有点明白，书本就是书本，生活则更丰富和复杂。没想到的是，在这一个看来很平凡的夏季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它们使我从此有了观察各种人的极大兴趣。生活是宝贵的、多彩的，因而值得永远去认识。

第八章 每一天，都是新的开始 / 129

生活在匆匆忙忙地行进，每天会发生许多事，每天也在结束许多事。只要你热爱它，你就会感觉到每一天都是一种开始，每一日都是崭新的、前所未有的。我的绝望感早已解除，正充满希望地等待下一天的开始。

我做女孩 /

第一章 前世姻缘 / 143

我最早记住的与爱情有关的句子就是：千里姻缘一线牵——意思是姻缘前世就已修好。

第二章 父母之爱 / 152

我时常被两个神秘的问题困扰：人为什么要成立家庭？假如父母婚后不育，那么我是否会成为另外一家人的女儿？我为此害怕。

第三章 同心人 / 161

一颗驿动的心企盼友情，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促成一段生死之交。

第四章 师道 / 170

花季少年，偶像知多少。每一个偶像都是一本绝好的教材。

第五章 青春有悔 / 180

有个自称看相高手的朋友，指着纷乱的掌纹说：“你年轻时流了许多泪……”

第六章 背景 / 190

我一向以为外婆是一个顽固的堡垒……

第七章 梦醒时分 / 201

人生就是一系列的梦想……

第八章 亲情 / 211

有人说钢铁是最坚固的，但自从发明了轧钢机，那种说法便不攻自破。而不论何年何月，亲情总是一脉相承，难以切断。

第九章 驿动的心 / 218

人生布满大小波折、种种缺憾，那些不得意比种种幸运深切许多，令人在痛楚中感悟生活的重量。

第十章 恐惧 / 227

恐惧是人懦弱的表现，可是人就是从懦弱到坚强的。

第十一章 快乐 / 235

世界像个大舞台，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一个角色。最奇怪的是，每个角色都会有苦恼，但只要他想微笑，扬起眉毛就能找到快乐。

第十二章 天真的丑陋 / 244

我周围曾有一群人等着看我的好戏，因为任何乖戾、任性都会有报应的。

第十三章 亲戚盈门 / 253

我不喜欢对我指手画脚的人，而这些人却最有资格训斥我，因为他们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第十四章 结拜姐妹 / 263

在长大的时候，离不开同龄人……

第十五章 一个女孩的悲哀 / 272

当一个女孩，往往面临许多险途，有时甚至危机四伏……

第十六章 女孩的轨迹 / 283

世上不知有没有从未做过蠢事的人？陌生人我不敢打包票，我和女伴们却有过一个又一个令人烦恼的记录……

第十七章 才能卓绝 / 293

人人都像藏有一个深窖，那里面究竟有多少财宝，多少动人之处，不去开掘便会永远地埋没。

第十八章 成熟 / 300

人的成熟有时是在一瞬间完成……

黑头发妹妹 /



第一章

十三岁那年

十三岁那年，我老做相同的梦——一口深绿色的深井，我半跪着，很动情地俯照着脸庞，漆黑的头发滑散开，打碎了那无比美丽的宁静。

我盯着阿婆问，让她圆梦。阿婆她老人家数了一通针脚，然后，眼光从架在鼻尖上的眼镜上方露出来，很锐利地扫了我一眼：“记牢，少到井边去，要当心落水鬼。”

我想，好没劲啊。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很孤独很落寞的感觉就闯来了，冒火得很，仿佛没头没脑的蠢东西，黏稠地贴在身上，揭都揭不干净。

原本，我以为会永远喜欢夏天，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急匆匆的风。可这个黄昏，潮闷、炎热，从小天井两侧的阴沟里还泛出呛鼻的气味。小天井里边点的客堂，拼花的地砖地上湿漉漉的，很滑。听说这幢房子原来住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，临解放，她逃到台湾去了，房产就由房管局接收。这个客堂，原来是个大厅，姨太太大概总穿着高跟鞋，在这里嗒嗒地踩来踩去；如今，这个客堂成了我们几家合用的厨房，油烟喷在雕花的顶上，老黄色的，像藏得久了发脆的旧报纸。

楼上妹妹家的飞鹿牌无线电开得很响，放着一支声讨美帝

国主义的歌。节奏很激越，透过旋律，总觉得纸老虎在一步步退却。以前，听到这儿，我总会在心里生出许多激情。

今天却例外。那亢奋的旋律只在我耳边留下点淡淡的余音。好像，好像，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暗示，尽管它模糊得如一抹米灰，像混混沌沌的呓语，然而它很新鲜，像飘香的乳汁，裹在那黏稠的感觉里。

我真的长大了，心里积攒起东西了？

我很冲动地想穿过那长青苔似的湿滑的客堂，像阵疾风，刮到家里那面硕大的穿衣镜前，好好地照照自己，可我又有点犹豫和羞怯，怕失望，怕映照出的仍是那张固定的脸。

阿婆满腹狐疑地打量我，她手里是一大团黑毛线，很有光泽，是幽幽的青光。她隔了片刻，又重复一遍：“记牢，少到井边去，要当心落水鬼。”

咯咯的几声大笑，建军姆妈跑过来，她赤着脚，瘦瘦的，大家都叫她“赤脚大仙”，当然，只是背地里叫叫的。她的动作快而干脆，超出常人，细细的臂和腿再加上非凡的麻利，像一只人形的大跳蚤。

建军姆妈很亲昵地拧拧我的脸腮：“妹妹，你害怕落水鬼吗？舌头耷拉出一尺多长呢！”

我用手拨开她那粗乎的指头，我特别不喜欢爱咋呼的女人，再说，她还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。我明知落水鬼一说属于迷信，但被她这么做了具体描绘，脑子里就隐隐约约地闪过条

一尺多长的舌头，而且是暗红色的，淤血模样，过一会儿，又添加了许多尖利的肉刺……

我有些发眩，这年，我的体质特弱，夜里做了噩梦就尖声大叫。阿婆说我神经兮兮的。

建军姆妈这个赤脚大仙欣赏着我的表情，使劲拍拍手，说：“嘻！妹妹的面孔煞白煞白，该死，该死，她当真的了。”

阿婆说：“你不好，等会儿人家姆妈要心痛煞的，就这么一个千金。人家是新脑筋，欢喜女儿的，两个儿子倒不顾，全托在幼儿园。”

我最恨阿婆用这种口吻议论妈妈，虽是亲骨肉，但阿婆就是看不惯女儿的一举一动，在背后拆她的台，有时还讽刺妈妈当了官太太，架子大，不顾老法规矩。

建军姆妈接口说：“人是奇怪，官太太也好，平民百姓也好，对小囡全是宝贝的。妹妹长得这样难看，凹面凸额骨，眼睛又小，在她姆妈眼里倒成了一枝花。”

“是啊，”阿婆笑起来，“她母女俩一只模子出来的，前前后后寻不出这样的难看人。”

建军姆妈也跟着笑：“妹妹，你为啥不像你阿爸，他相貌堂堂，工钿又多，又是个官……你姆妈找老公找得好，命好。”

我蜷缩在躺椅里，只觉得一股股冰凉的寒气逼袭过来，像尖角的长矛在我心里扎了下去。我自卑极了，强止住眼泪，怕哭起来更难看，也怕让她们察觉我的满心凄凉后，从此怜悯我。

“楼上的妹妹没下来玩？”建军姆妈问。

楼上有个年龄同我相仿的女孩，小名也叫妹妹，偏偏她是个俊俏人，又讨大家喜欢。建军姆妈常常跟她说笑话，叫她将来当她的儿媳妇。去年春节，建军姆妈还买了一只橘黄色的发夹送给楼上妹妹，好像儿媳妇的事就定下大半了。

楼上妹妹姓杜，但她不喜欢这姓，嫌它粗气，哪个叫她杜家妹妹，她就不睬。她跟我要好，常下来玩，我呢，有点矛盾，既喜欢她，又有点妒忌她，说不上为什么，也许跟建军有点关系，或者，是因为赤脚大仙常常用夸奖楼上妹妹的长相来贬低我。

我绝望极了，恨不得立即死掉。那当儿，刚才冒出来的欣喜都可怜巴巴地逃光了。我想，谁能帮帮我，让我稍稍美丽一点。十三岁时，最痛苦的就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丑——这正是女孩最在乎自己的年龄。

我把头枕在手肘上，悄悄地哭了一会儿。眼泪淌出去后，心情就明丽了，像在河里漂洗了一阵。我甚至乐观地想：待她们把这话题说旧了，就会扔得远远的。

那边，阿婆跟建军姆妈正在议论张之道家的家底丰厚，说是他家老老小小穿的都是毛料或是丝绸的，建军姆妈去洗衣裳，张之道的祖母就要叮嘱一遍：用手搓搓，不要用板刷刷，不能用开水烫。

“人家油水吃得足，衣裳油腻重，搓起来滑叽叽的，开水

又烫不得。”

“泡点碱水去去油。”阿婆说。

建军姆妈将尖鼻子往上提提，咧咧嘴角：“那么便当吗？老太太眼睛雪亮地盯着你，容不得你做手脚，啊呀，防贼骨头一样啊。”

阿婆叹息道：“帮人做娘姨就是这点苦。算算是新社会了，娘姨也是劳动人民。不过，要叫人家从皮夹子里付工钿给你，受点气也不算什么，这也不管什么社会新啦、旧啦，自古这世道就是这样。”

阿婆往往就爱讲些立场不稳定的话，在她眼里，旧社会似乎也不怎么坏。有时还说那时比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还好过些，粗茶淡饭是吃得饱的，花生米三个铜板就能买一包。

我常为了这个跟阿婆争。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听《不要忘记过去》的报告会，旧社会在我的印象里是黑暗和消沉的，完全是邪恶的。我说：“旧社会里饿死人，好人做牛马，坏人收租，还有刘文彩的水牢……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阿婆连连摇头，“我没坐过水牢，就是闹兵荒轧户口米时，那个挤得呀苦透苦透。”

阿婆总把过去说得轻描淡写。然而，里弄里的负责人却不清楚这些，让阿婆当我们一带的居委会小组长。于是，阿婆越发骄傲起来，有时就称呼毛主席为毛泽东，我不让她叫，她说，叫叫名字又何妨。

我为阿婆的落后而羞愧，甚至不大敢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，生怕我家的小组长到时又露出旧思想。我猜想，阿婆不喜欢我也跟这个有关，她心里很灵光哪。

阿婆曾说过：你将来也会找个军队里下来的北方人，当个小官太太。跟你姆妈一个样。

当初阿婆说这话时，我就觉得这话不算是贬义的。如今，在这简直像太长了的夏日的傍晚，想起它，我感到一种甜美的遐想弥漫开来，周身都轻柔起来，挺有兴趣地沉浸在对未来神秘的猜测里。北方人，我想，一定有宽大的骨骼，腿格外长，走楼梯时不会循规蹈矩，而是一跨就是三四级台阶；胳膊呢，很有力，跟人握手时，手又大又热情；至于当不当官倒无所谓，当官的往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还不如小通讯员机智可爱，但千万别是炊事员，那我不喜欢；从军队里复员，一定喜欢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衣，军裤则宽大得很，走路时，裤腿甩来甩去。

我终于没有为那人构想脸形，因为我想象不出他的眼睛是什么样，还有，决定不了那人额上是否应该添上些代表勇猛的伤疤。

我想，这留给以后吧，以后，一定全会有，会很完美，完美得现在猜都猜不出。所以现在，让阿婆跟建军姆妈去说错话吧，对我的将来，她至少断言得很合我心意。

阿婆在哇啦哇啦地叫我：“妹妹！妹妹！洗面去，头颈也多擦擦，你小多阿哥要来了，看到你黑墨涂脸一样，多少落